

欽定後漢書

百之十卷
一七九

後漢書卷九十七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黨錮列傳第五十七

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言嗜惡之本同而遷染之

塗異也

嗜猶好也惡音烏故反言人好惡各有本性遷染者由其所習尚書曰唯人生厚因物有遷墨

子曰墨子見染絲者泣而歎曰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故染不可不慎也非獨染絲然也國亦有染湯染於

伊尹故王天下殷紂染於惡夫刻意則行不肆牽物則

其志流

刻意刻削其意不得自恣也莊子曰刻意尚行離時異俗行音下孟反肆猶放縱也牽物謂爲

物所牽制則其志流宕忘反也淮南子曰非拘繫牽連於物而不與推移也是以聖人導人

理性裁抑宕佚慎其所與節其所偏雖情品萬區質文

異數至於陶物振俗其道一也

陶謂陶冶以成之管子曰夫法之制人猶陶之

於埴治之於金也埴猶埴

叔末澆訛王道陵缺

叔末猶季末也謂當春秋之時

而猶

假仁以効已憑義以濟功舉中於理則強梁褻氣片言

違正則斲臺解情蓋前哲之遺塵有足求者

褻猶奪也音直紙反

斲臺賤人也齊侯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

何故管仲對曰爾貢苞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寡人是徵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遂使屈完與齊盟

于召陵此強梁褻氣也又晉呂甥卻芮將焚公宮而殺晉侯寺人披請見公使讓之且辭曰汝爲惠公來求殺

余命汝三宿汝中宿而至雖君有命何其速也對曰臣謂君之入也其知之矣若猶未也又將及難君命無二

古之制也除君之惡唯力是視蒲人狄人余何有焉霸

今君卽位其無蒲狄乎此爲斲臺解情也並見左傳

德既衰狙詐萌起

霸德衰六國時也狙音七余反廣雅曰狙獼猴也以其多詐故比之也

彊者以決勝爲雄弱者以詐劣受屈至有畫半策而綰

萬金開一說而錫琛瑞

蘇秦說趙王賜白璧百雙黃金萬鎰虞卿一見趙王賜白璧一

雙黃金百鎰見史記及戰國策

或起徒步而仕執珪解草衣以升卿相

史記曰楚惠王言莊烏越之鄙細人也今仕楚執珪貴富矣解草衣謂范雎蔡澤之類

士之飾巧

馳辯以要能釣利者不期而景從矣

韓子李斯曰韓非飾辨詐謀以釣利

於秦也賈誼過秦論曰羸糧而景從

自是愛尚相奪與時回變其風不可

留其敝不能反及漢祖杖劍武夫教興憲令寬賒文禮

簡闊緒餘四豪之烈人懷陵上之心

四豪謂信陵君魏公子無忌平原君

趙勝春申君黃歇孟嘗君田文前輕死重氣怨惠必讐

令行私庭權移匹庶任俠之方成其俗矣

前書音義曰相與信爲任

同是非爲俠所謂權行州域力折公侯者也

自武帝以後崇尚儒學懷經協

術所在霧會至有石渠分爭之論黨同伐異之說守文

之徒盛於時矣

武帝詔求賢良於是公孫弘董仲舒等出焉宣帝時集諸儒於石渠閣講論六

藝召五經名儒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大議殿中平公羊穀梁同異同己者朋黨之異己者攻伐之劉歆書曰黨

同門妒道真

至王莽專僞終於篡國忠義之流恥見纓紱遂

乃榮華丘壑甘足枯槁

謂龔勝薛方郭欽蔣詡之類並隱居不應莽召

雖中興

在運漢德重開而保身懷方彌相慕襲去就之節重於

時矣

謂逢萌嚴光周黨尚長之屬

逮桓靈之間主荒政謬國命委於

閹寺士子羞與爲伍故匹夫抗憤處士橫議遂乃激揚

名聲互相題拂品覈公卿裁量執政婞直之風於斯行

矣

婞狠也音刑鼎反

夫上好則下必甚矯枉故直必過其理然

矣

禮記曰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令從其所行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矣矯正也正枉必過其直見孟子

若范滂張儉之徒清心忌惡終陷黨議不其然乎初桓

帝爲蠡吾侯受學於甘陵周福及卽帝位擢福爲尚書

時同郡河南尹房植有名當朝鄉人爲之謠曰天下規

矩房伯武因師獲印周仲進二家賓客互相譏揣

初委反

遂各樹朋徒漸成尤隙由是甘陵有南北部黨人之議

自此始矣後汝南太守宗資任功曹范滂南陽太守成

瑁亦委功曹岑暉

音質

二郡又爲謠曰汝南太守范孟博

南陽宗資主畫諾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

謝承書曰成瑨少修仁義篤學以清名見舉孝廉拜郎中遷南陽太守郡舊多豪強中官黃門磐牙境界瑨下車振威嚴以檢攝之是時桓帝乳母中官貴人外親張子禁怙恃貴執不畏法網功曹岑耽勸使捕子禁付宛獄笞殺之桓帝徵瑨下獄死宗資字叔都南陽安衆人也家代爲漢將相名臣祖父均有傳資少在京師學孟氏易歐陽尚書舉孝廉拜議郎補御史中丞汝南太守署范滂爲功曹委任政事推功於滂不伐其美任善之名聞於海內也

因此流言轉入太學諸生三萬餘人郭林宗

賈偉節爲其冠

冠猶首也

並與李膺陳蕃王暢更相褒重學

中語曰天下模楷李元禮不畏強禦陳仲舉天下俊秀

王叔茂又渤海公族進階

公族姓也名進階風俗通曰晉成公立嫡子爲公族大夫

韓無忌號公族

扶風魏齊卿並危言深論不隱豪強

危言

謂不畏危難而直言也論語孔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

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貶

議屢履到門時河內張成善說風角推占當赦遂教子殺人李膺爲河南尹督促收捕旣而逢宥獲免膺愈懷憤疾竟案殺之初成以方伎交通宦官帝亦頗諄其占成弟子牢脩因上書誣告膺等養太學遊士交結諸郡生徒更相驅馳共爲部黨誹訕朝廷疑亂風俗

說文曰誹謗也

蒼頡篇曰訕非也

於是天子震怒班下郡國逮捕黨人布告天

下使同忿疾遂收執膺等其辭所連及陳寔之徒二百餘人或有逃遁不獲皆懸金購募使者四出相望於道明年尚書霍諝城門校尉竇武並表爲請帝意稍解乃

皆赦歸田里禁錮終身而黨人之名猶書王府自是正

直廢放邪枉熾結海內希風之流遂共相標榜

希望也標榜猶

相稱揚也榜與榜同古字通

指天下名士爲之稱號上曰三君次曰

八俊次曰八顧次曰八及次曰八廚猶古之八元八凱

也竇武劉淑陳蕃爲三君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李膺

荀昱杜密王暢劉祐魏朗趙典朱寓爲八俊俊者言人

之英也郭林宗宗慈巴肅夏馥范滂尹勲蔡衍羊陟爲

八顧顧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張儉岑暄劉表陳翔

孔昱范康檀敷翟超爲八及及者言其能導人追宗者

也

導引也宗謂所宗仰也

度尚張邈王考劉儒胡班秦周蕃嚮

王章爲八廚

蕃姓也音皮

廚者言能以財救人者也又張儉

鄉人朱並承望中常侍侯覽意旨上書告儉與同鄉二

十四人別相署號共爲部黨圖危社稷以儉及檀彬褚

鳳張肅薛蘭馮禧魏立徐乾爲八俊田林張隱劉表薛

郁王訪劉祇宣靖公緒恭爲八顧

公緒姓也

朱楷田槃疎耽

薛敦宋布唐龍羸咨宣褒爲八及刻石立墀共爲部黨

而儉爲之魁

墀除地於中爲壇墀音禪魁大帥也

靈帝詔刊章捕儉等

刊削

不欲宜露並名故削除之而直捕儉等

大長秋曹節因此諷有司奏捕前

黨故司空虞放太僕杜密長樂少府李膺司隸校尉朱

寓潁川太守巴肅沛相荀昱河內太守魏朗山陽太守

翟超任城相劉儒太尉掾范滂等百餘人皆死獄中餘或先歿不及或亡命獲免自此諸爲怨隙者因相陷害

睚眦之忿濫入黨中

睚音五懈反廣雅曰睚裂也眦音才賜反前書音義曰瞋目貌也史

記曰睚眦之隙必報

又州郡承旨或有未嘗交關亦離禍毒其死

徙廢禁者六七百人熹平五年永昌太守曹鸞上書大

訟黨人言甚方切帝省奏大怒卽詔司隸益州檻車收

鸞送槐里獄掠殺之於是又詔州郡更考黨人門生故

吏父子兄弟其在位者免官禁錮爰及五屬

謂斬衰齊衰大功小

功總麻也

光和二年上祿長和海

上祿縣屬武都郡今成州縣也

上言禮從

祖兄弟別居異財恩義已輕服屬疎末而今黨人錮及

五族既乖典訓之文有謬經常之法

左氏傳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

覽而悟之黨錮自從祖以下皆得解釋中平元年黃巾

賊起中常侍呂彊言於帝曰黨錮久積人情多怨若久

不赦宥輕與張角合謀爲變滋大悔之無救帝懼其言

乃大赦黨人誅徙之家皆歸故郡其後黃巾遂盛朝野

崩離紀綱文章蕩然矣

詩大雅蕩篇序曰厲王無道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鄭立注云

蕩蕩法度廢壞之貌也

凡黨事始自甘陵汝南成於李膺張儉海

內塗炭二十餘年諸所蔓衍皆天下善士三君八俊等

三十五人其名迹存者並載乎篇陳蕃竇武王暢劉表

度尚郭林宗別有傳荀昱附祖淑傳張邈附呂布傳胡

母班附袁紹傳王考字文祖東平壽張人冀州刺史秦周字平王陳留平丘人北海相蕃嚮字嘉景魯國人郎中王璋字伯儀東萊曲城人少府卿

曲城縣故城在今萊州掖縣東北

位行並不顯翟超山陽太守事在陳蕃傳字及郡縣未詳朱寓沛人與杜密等俱死獄中唯趙典名見而已

劉淑傳

劉淑字仲承河間樂成人也祖父稱司隸校尉淑少學明五經遂隱居立精舍講授諸生常數百人州郡禮請五府連辟並不就永興二年司徒种暠舉淑賢良方正辭以疾桓帝聞淑高名切責州郡使輿病詣京師淑不

得已而赴洛陽對策爲天下第一拜議郎又陳時政得

失災異之占

○劉攽曰案文多一又字初未曾有陳何得言又

事皆效驗再遷

尚書納忠建議多所補益又再遷侍中虎賁中郎將上疏以爲宜罷宦官辭甚切直帝雖不能用亦不罪焉以淑宗室之賢特加敬異每有疑事常密諮問之靈帝卽位宦官譖淑與竇武等通謀下獄自殺

李膺傳

李膺字元禮潁川襄城人也祖父脩安帝時爲太尉

漢官

儀曰脩字伯游

父益趙國相膺性簡亢無所交接

亢高也

唯以同

郡荀淑陳寔爲師友初舉孝廉爲司徒胡廣所辟舉高

第再遷青州刺史守令畏威明多望風棄官復徵再遷

漁陽太守尋轉蜀郡太守以母老乞不之官

謝承書曰出補蜀郡

太守脩庠序設條教明法令威恩並行蜀之珍玩不轉入於門益州紀其政化朝廷舉能理劇轉烏桓校尉轉

烏桓校尉鮮卑數犯塞膺常蒙矢石每破走之虜甚憚

懾

謝承書曰膺常率步騎臨陣交戰身被創痍拭血進戰遂敗寇斬首二千級

以公事免官

還居綸氏教授常千人

綸氏縣屬潁川郡故城今陽城縣也

南陽樊陵求

爲門徒膺謝不受陵後以阿附宦官致位太尉爲節志

者所羞

漢官儀曰樊陵字德雲

荀爽嘗就謁膺因爲其御旣還喜

曰今日乃得御李君矣其見慕如此永壽二年鮮卑寇

雲中桓帝聞膺能乃復徵爲度遼將軍先是羌虜及疏

勒龜茲數出攻鈔張掖酒泉雲中諸郡百姓屢被其害
自膺到邊皆望風懼服先所掠男女悉送還塞下自是
之後聲振遠域延熹二年徵再遷河南尹時宛陵大姓
羊元羣罷北海郡臧罪狼籍郡舍溷軒有奇巧乃載之
以歸

溷軒
廁屋

膺表欲按其罪元羣行賂宦豎膺反坐輸作

左校初膺與廷尉馮緄大司農劉祐等共同心志糾罰
姦倖緄祐時亦得罪輸作司隸校尉應奉上疏理膺等

曰昔秦人觀寶於楚昭奚恤莅以羣賢

新序曰秦欲伐
楚使使者往觀

楚之寶器楚王聞之召昭奚恤問焉對曰此欲觀吾國
之得失而圖之寶器在於賢臣遂使恤應之乃爲東面
之壇一爲南面之壇四爲西面之壇一秦使者至恤曰
君客也請就上位東面子西南面太宰子方次之葉公

子高次之司馬子反次之恤自居西面之壇稱曰客觀
楚國之寶器所寶者賢臣也理百姓實倉廩使人各得
其所子西在此奉珪璋使諸侯解忿悃之難交兩國之
權使無兵革之憂太宰子方在此守封疆謹境界不侵
鄰國鄰亦不侵葉公子高在此理師旅正兵戎以當疆
敵提枹鼓以動百萬之衆使皆赴湯火蹈白刃出萬死
不顧司馬子反在此若懷霸王之餘義獵理亂之遺風
昭奚恤在此惟大國所觀秦使者瞿然無以對恤遂攝
衣而去使反言秦君曰梁惠王瑋其照乘之珠齊威王
楚多賢臣未可謀也

答以四臣

瑋猶美也史記曰魏惠王問齊威王曰王亦
有寶乎威王曰寡人所以爲寶者十枚柰何以萬乘之

尚有徑寸珠照車前後十二乘者十枚柰何以萬乘之
國而無寶乎威王曰寡人所以爲寶者與王異吾臣有
檀子者使守南城楚人不敢爲寇吾臣有盼子者使守
高唐則趙人不敢東漁於河吾臣有黔夫者使守徐州
於是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從者七十餘家吾臣有
種首者使備盜賊則道不拾遺以此爲寶將以照千里
豈特十二乘哉魏
夫忠賢武將國之心膺竊見左校施
王慙不憚而去